

惠安文史资料

第

十

辑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惠安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惠安文史资料

第二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惠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007年12月

政协惠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 任：廖秀华

副主任：林凌鹤 张国琳 陈世雄

成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孙怀伟 庄清海 李仁杰 李柏松

汪 峰 汪达明 陈德杉 林伟平

郭家齐 郭廷玺 蒋维新 蔡清奎

主 编：任秋来

副 主 编：廖秀华

执行编辑：蒋维新

目 录

〔屐痕拓印〕

- 蒋济良与他的人口论 汪 峰 (1)
- 朱熹在惠安的笔迹和门生 郑金洪 (8)
- 少年骆台晋与百崎回民 顽 石 (12)
- 辜振甫先生偕严卓云夫人寻根谒祖始末 辜炳辉 (16)
- 居住台湾的崇武人近年的寻根谒祖活动 汪 峰 (22)
- 台胞陈天赋先生与洛阳诗社不解的情缘 陈德杉 (28)
- 记旅台乡亲吴应民先生热爱家园二三事... 张春泉 张锦山 (31)

〔人生回放〕

- 爱国民主人士黄长水 郑炳山 (36)
- 福建第一个打破世界记录的运动员——辛彩玲... 张国琳 (42)
- 实业之星蒋惠群 黄祖贤 (55)
- 快写人生的涂钟馨 蒋维新 (63)

[史迹采风]

- 惠安南派布袋戏(续一) 郭佩环 (67)
- “添乡”——闽南最大的民俗文化节 郭家齐 (76)
- 惠安古代书院 郑德渊 (84)
- 惠南地区的祭祖习俗 苏景中 (86)
- 台湾寺庙建筑的惠安石雕艺术 孙 山 (93)
- 百崎回族“牛灶”史话 郭家齐 (96)
- 秀涂港文物史迹简介 庄智雄 庄念曾 庄长藩 (104)
- 金宝联高甲戏班 郭佩环 (110)
- 峰崎的土楼古建筑及其主人 何福馨 (112)
- 辋川侯卿“十八游大鼓” 陈庆良 (115)
- 闽南民间特种音乐——獭窟车鼓阵 张炳南 (119)
- “糍粩”与百崎回族 顽 石 (121)
- 獭窟民间俗语 张炳南 (124)
- 构筑奇特的英峰五刊厅 顽 石 (128)
- 螺城有一颗陨星 庄水金 (132)

[旧事撷拾]

- 从莲青会到民兵演出队 浪 婴 (133)

惠安城工部地下党的斗争历程

- 骆法生口述 陈成水整理 (162)
- 玉塘地下党、游击队活动片断回忆 孙良奎 (169)
- 泉州湾秀涂港大事记 (1992-1999) 庄长藩 (176)
- 日本飞机降落大红埔 庄水金 (189)
- 记惠安螺城的一场虎灾 庄水金 (191)
- 坑雅二次虎踪 陈成春 (193)

[渊源追溯]

- 惠安张氏氏族志 张国琳 (196)
- 崇武哈姓源流初探 哈 克 (215)
- 惠安宗祠家庙楹联考 (四) 陈成水 (220)

[商榷之页]

- 关于“云峰顶古驿道”的商榷 郑金洪 (223)

本辑封面照片: 《崛起的台商创业园区》 王式能 摄

蒋济良与他的人口论

汪 峰

蒋济良先生离开人世已近50年。我跟他交往时间不长，但感情极深，他永远活在我心中。

我认识济良是在1949年9月初。其时崇武刚解放，我在支前办事处工作。9月7日，林金英同志带着县里的工作组来。说是一个组，其实只有两人，一个南下干部刘朝金，一个就是蒋济良，支前工作就由他俩领导。10月成立区公所，刘为区委书记，蒋为区委组委。1950年2月，济良代表区党委召集我们留在崇武工作的地下青年团员开会，成立崇武第一个团支部（地下时是党团联合支部），指定我当书记。此后我们在济良指挥下，担负起城区的所有事务，一起工作近两年。

这以后我才知道，济良1930年出生于台湾基隆市。他的祖父叫蒋桃生（1876~？），是崇武五峰村的石雕匠师，到台湾谋生，定居基隆郡。父亲蒋万益（1906~1961）在基隆成家继承父业开设“蒋崇益”石店。1945年台湾光复后，蒋万益带着妻子及儿子济良回五峰村，自己再回台湾。济良即进惠安中学读书，1948年参加中共地下活动，1949年初任中共（闽中）惠东南区工委宣传委员。

1951年11月，济良调县团委工作。不久发生“崇武情报站”冤案，济良因与崇武这些“匪特”关系密切还介绍“发匪首”张国馨参加共产党，也受到怀疑。此后他虽先后任涂岭区区长、县林业局局长，又被派搞水土保持工作，但一直承受着沉重的政治压力，即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就读马列主义历史系。我1952年出席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3年调县总工会职工业余学校时，还见过济良，当时他是全县闻名的县直机关四大才子之一。但不久就没见到他了。

1957年，县肃反部门审查我“参加张国馨匪特组织”，时“崇武情报站”案件正在复查，结果平反未成。我也于1958年9月初被行政开除，并送到涂岭小坝村劳动。其时涂岭在修筑泗洲水库，我在小坝常被派到涂岭街挑东西，必经泗洲水库工地。一天，突然看到济良。只见他头包白色毛巾似北方农民，手推独轮车运土。两人都停下来吃惊地互相看着，但不敢交谈。此后每次路过都能见到，他只是微笑着向我点点头。据说他在人民大学因反动人口论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回乡来。

1961年2月春节前夕，我从惠女水库工地退场回家。此时听说济良在泗洲水库跳进库里自杀了。心想一个如此坚强的革命者，怎么会走这条路呢？1963年冬，“崇武情报站”冤案被判刑的同志获得释放回家。过后我曾与被判12年徒刑的陈春生同志一起到五峰村探望济良的母亲。老大娘沉痛地说：“济良是我给害死的。”

原来济良在人民大学被作为右派分子进行批判时，对那种思想矛盾的痛苦折磨，采取逃避的方式，脱离学校回惠安来。他是带薪上学的干部，惠安县即把他放到涂岭去劳动，成为泗洲水库的工人。没想到1959年反右倾的时候，水库管养处的领导不但把济良作为批判的重点对象，而且强迫他跪在尖利的小石块上受批。有一天济良实在受不了，即找机会逃出库区回家。他来到家里时天已黑了，他母亲一面煮饭一面责备他，说：“你在人民大学不明不白地跑回来，现在又这样不明不白自己跑回来。”济良听后二话没说饭也不吃就离家往回走，深夜回到水库就自杀了。老大娘为当年没有体谅儿子的处境而深深感到内疚。一个革命英才就这样消失了，多么让人至今还感到痛心呀！

蒋济良得到恢复名誉后，他的儿子从人民大学搞到当年他被批判的那篇“文章”，我也拿到一份复印件。原来这是一份思想问题的《检查报告》，是在党组织内部向领导汇报自己的思想问题希望得到帮助。读了他的文章，我心里极不平静。我也经历过反右派斗争，没资格当运动的积极分子，也没条件当受批判的“右派分子”，对那场斗争略知一二但领会不深。现在从济良身上对当年的运动才加深了认识。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当时，系主任找济良谈话，对他的言行进行批评，还说：“如果情况属实，这样发展下去是不会成为党的理论战士

的。”系主任又表示，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对济良帮助。这使济良认识到问题的严重，也受到鼓舞，感到需要重新严肃地思考一下如何清算自己的问题。于是他写下这个《检查报告》，在检讨自己的“不良倾向”的同时，提出一个他感到“疑难”而“发生了苦闷”的问题，并表示“万分热诚地希望有一个答案，使我在今后的行动中有所遵循”。这就是所谓的“反动人口论”。下面我们看看他论述的主要内容。

首先他说：“解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所获得的胜利和成就，是每一个人在每一个角落都能切身感受到的。”由此他责问自己，“在最仇恨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称赞我们的成就的情况下，还有什么对社会发展的疑难，实在是不可想象的。”

接着他提出：“但是，我生活在全国有名的地瓜县——福建的惠安，它的穷困是突出的，但在全中国说来还可以代表一般情形。它也跟着全中国的变化而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低估这些变化是错误的。但是，问题在于向高处展望之时，我看到惠安农民的生活水平是提高得极有限的，而且将来的发展可能也不甚美妙的。在它的900个平方公里面积上，住着50万人，耕着50万亩地。其中只有15万亩是水田，余皆沙砾充斥的旱地。8年来它大有发展，但是现在依然是：一年中2/3的日子吃地瓜，1/3的时间喝大麦汤。我每次到农业社里都会感到这种苦闷：如何增加生产？出路在何处？”

随后他分析了几条出路：（一）转上工业，在自动化电气操纵

取代手工这个社会发展必然趋势下，城市人口也存在失业，向城市转移是不可能的。(二)移民开荒，由于山区艰苦的生活条件及当地居民的反感，惠安第一批移民几乎失败了。(三)向海洋进军，科学家说，海洋的鱼是有限的，多捕是会绝种的。(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当年的所谓亩产2000斤已比外国的科学实验田的产量高出许多，已近绝顶了。(五)出国去，除了靠“战争”之外，这只是幻想而已。

他还指出一个现实：在较安定的生活环境下，加上文化水平之限制，人们正盲目地大量增殖着。这就产生两种情况，一是“这一代人靠一亩地而半饱，下一代的人就只有三分地而挨饿了”。二是新劳动力要求就业，但现在失业人口已在大伤脑筋。

他又作了一个分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保证社会全部成员充分就业的前提下，人口不变而生产力提高一倍，则全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一倍；人口增加二倍而生产力提高一倍，则全体人民生活水平反而下降一半。应该认识到，一定的人口是生产发展的前提，人是最宝贵的财富，人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但是对一定的生产水平说来，过多的人口说明着就业的困难和生活水平的下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会飞速提高，可以快过人口增殖速度好几倍。但是人只能靠有机物而生活，无机物钢铁、煤是不能吃的，而有机物的产量最后决定于地皮的大小，地皮又是有限的，不能由人创造的。所以，中国历史

以来，农民和土地的问题始终是最尖锐的社会问题。

据此，济良得出结论：“贫困的原因，除去阶级剥削之外，还有人口过剩！幸福的生活，除了社会主义之外，还要计划生育。”他认为“解决贫困的基本方案，只能是两个而不是一个，一是社会主义，二是计划生育”。对此，他又作了理论上的探讨。他说：

“马列主义依据对资本主义的积累规律的揭露而否定了相对人口过剩，并由此进而否定了绝对人口过剩规律的存在。这条真理成了我们为人类幸福而斗争的信心的一个可靠的依据。”

“但是，客观事实的分析，却不能不承认绝对人口过剩的影响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仍旧会存在的。”

“资本主义，由于它的罪恶的本质，必然也必须由社会主义来代替。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财富才会公平地为劳动者所有，科学技术的发展才不会意味着失业而意味着劳动者的幸福。但是到此为止，我们只能否定了相对人口过剩而不能否定绝对人口过剩。因为相对人口过剩是社会的产物，而绝对人口过剩却是整个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关系。前者是由社会财富的个人占有而来，后者由生产力对自然的征服所决定。前者只是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而后者却是社会财富的来源有多大，人类能够争来多少。前者是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的必然规律，后者是一切社会都要受影响的规律。前者是属于社会法则

的范畴，后者是自然法则的范畴。”

济良认为，计划生育“这个方案，对中国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目前科学的发展已经可以人为地控制人口了”。“在现在的条件下，只要有决心这就完全可以实现的。那么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会随着生产力提高而大大改善起来。”

济良最后说：“人们尽管可以痛骂马尔萨斯或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内，实际上它也只起了消极作用，变成了战争贩子的理论工具。它的许多极端机械的理解和对人类本身的仇视，都是绝顶反动的，彻底地批判它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了客观的事实，闭着眼睛不承认，甚至发展到学习苏联的母亲英雄奖励制。”

我不明白济良为什么把检讨自己的思想问题变成阐明自己理论观点的争辩。但是从他的文章中我感受到一颗忧国忧民的心在激烈跳动，体会到一股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力量。这是永远值得我学习的。

朱熹在惠安的笔迹和门生

郑金洪

惠安人民十分崇敬朱熹，清嘉庆《惠安县志·学校》载：“朱子祠在明伦堂左，旧在北郭社稷坛北。明正德十四年（1519），知县陈逅撤灵慈宫改建。嘉靖末，毁于寇。隆庆间，知县萧继美重建，置讲堂于东西庑。万历卅年（1602）。知县罗继宗移建今所。”可见惠安人民奉祀朱熹，早在正德前就建祠奉祀，正德后又屡次重建重修。朱熹（1130—1200），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父朱松，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曾任福建尤溪县尉。建炎四年（1130），朱熹就在这里出生。绍兴十八年（1148）登进士。廿三年（1153）24岁任泉州同安主簿。绍熙六年（1190）61岁知漳州。曾任秘书阁修撰和在武夷山各地讲学。著《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等。曾道经出入惠安，在惠安留下遗迹，惠安也有士子慕名登门求教。

朱熹在惠安的笔迹

惠安有朱熹笔迹二处：一曰“丹梯独步”，在洛阳镇岭头

村秀峰岩，楷书横写，字径近20厘米。1951年笔者在县文教科，二次转送陈伯达赠梅岭小学图书，观摩岭上摩岩石刻，除林则徐“观文化成”外，其余均未见落款。这里是闽粤古道必经之地，传说朱熹路过留宿，看到这里五座山，形如梅花五瓣，便叫梅岭，沿用到今，并手书“丹梯独步”。二曰“锦谿”，在张坂镇后边村。2003年笔者前往该村黄氏家庙采访，承当地黄鹏顺先生带路观摩，说是朱熹题字，楷书竖写，阴刻在花岗上，字径约70厘米。后边村原名锦田村，嘉庆《惠安县志·山川》载：“锦田山在美女峰，东有田万顷，五代漳州刺史张清溪居此，衣锦还乡，人号其山曰锦田，溪曰锦溪。宋朱子高弟张巽读书其处。溪原有石碑，高丈余，刻朱子书‘锦谿’二大字。巽，清溪裔也，人称锦溪先生。”道光《惠安县续志·金石志》也载：“‘锦谿’两大字，宋朱熹立碑，在县东南镇安铺。”锦溪为朱熹高弟张巽读书处，“锦谿”二字应是朱熹为张巽所题。

朱熹博览群书，著作甚丰，当时惠安、仙游士子颇受其影响，有的慕名直接前往朱熹讲学所在聆听教诲，有的自学朱熹著作，进而研究和注析易经，有陈冲习的《周原七卷》、尤彬的《读易四卷》、朱自的《周易解》等等。张坂镇后边村黄岩孙也学习朱熹著作，精通理学，时人誉为“理学名臣”，惠安文物志因有黄岩孙“深得朱熹青睐，朱熹（为后边村）题‘锦谿’应缘于此”之说。黄岩孙于南宋宝佑四年丙辰（1256）中

举，旋即任仙游县尉。五年丁巳（1257）撰《仙谿志》，是目前全国唯一幸存的宋代县志，在全国地方志上具有重要位置。而后任尤溪县令，福州通守，置书院，习朱著，申以所见，著《理性辑解》。而朱熹早于宁宗庆元六年（1200）去世，怎能还魂青睐黄岩孙并为题字？《嘉庆县志·儒林》载：“黄岩孙，字景傅，宝佑进士，尉仙谿，改令尤溪，作夫子燕居室、新南溪书院以居学者。初太极、通书、西铭，（朱）文公为之解。岩孙本其意及诸儒论说间，申以所见，会萃成编，伦类贯通，名曰辑解，刊之书院，文公曾孙浚序之……”可见是受到朱文公（熹）的曾孙朱浚青睐和作序。道光《建阳县志》载：“朱熹曾孙朱浚，字深原，理宗皇帝招为駙马。元兵攻入建宁府，朱浚携公主撤退福州，誓与福州知府王刚中死守孤城。元兵占领福安，王刚中献城投降，朱浚仰天大哭对公主曰：‘卿帝室之姬，吾大儒世胄，义不可辱。’于是双双饮药自杀。”

朱熹在惠安的门生

惠安朱熹门生有刘镜、张巽等人。

刘镜 嘉庆《惠安县志·儒林》载：“刘镜，字叔光，淳熙间与杨至（按：字至之，晋江人，记有《文公语录》二卷）、陈易（按：字缓之，永春人，庆元二年进士，著《语孟解》）、杨履正（按：字子顺，晋江人，居家讲学），从朱文

公学，称高弟，别业在龙津之原（按：在城之西）。张子文巽于此与镜讲明晦翁之学。”镜不求科举进身，从事于涵养体察践履，影响好友张巽特地往武夷山直接向朱熹学习。

张巽 巽为獭窟曲江祖，原居后边。先到长沙从张南轩学，后又往武夷从朱熹学。嘉庆《惠安县志·儒林》载：“张巽，字子文，一字深道。漳州刺史清溪之裔。父寓，奉议郎，知临江军，尝与张南轩共学。淳熙中，南轩讲学长沙城南书院，寓遣巽从之游，及归赠二诗，指示为学根本，且致属望之意……南轩之教，使人先察天理人欲之分。而培养扩充以复其性，其于圣贤微言，多以所自得义理为之解说，明透洒落，人人易晓。巽既得师言以归，杜门玩养，寡交于人，人亦鲜知之者。”张巽在长沙从南轩学习三年。三年学习，师生感情深厚，“四教追思言简要，二诗静玩味深长”。

师生间应尽可能互赠诗词，既加深理解，又增进情谊。由于刘镜，张巽讲述朱熹之学，涵养体察，朱熹理学在惠安得以传播。